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詩齡著

三月不知肉味三月謂音字之課程子本韓退之說蓋唐人論語多異

字如宰予晝寢置其杖而芸若此字則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按加我數年見史記何平叔謂夫子五十知天命

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恰是五十

正義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乾鑿度謂五十正夫

子受圖之年此皆過鑿無理史記孔子六十八贊易漢儒林

傳孔子晚年好易不知好易贊易非學易時也勿習六藝便

當學易何况五十五十先學易而七十復好易贊易未為不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一

可不然夫子序書刪詩定禮皆在六十八時謂前此于詩書

禮並未嘗學可乎

按六藝之名自昔有之不始夫子故劉氏七略中有六藝略

卽古六經也六經以禮樂詩書春秋為五學而易則總該六

藝之首無時不學故漢儒以易比天地五經比五行藝文志

所云易與天地為終始五學猶五行之更遞用事是也但古

之學者自十五入大學後三年而通一藝三五十五年至三

十而五經已立五經立則五學已具嗣此可以仕矣故四十

五十為強仕服官之時非為學時也夫子三十五卽游仕齊

魯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餘猶思學易所

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思借此人官之年為窮經之年故曰

假曰借曰五十此鑿鑿不可易者若六十以後則夫子是時將五學六藝俱自爲刪定繼往聖以開來哲何止于學

古者五十以後不復親學故養老之禮以五十始如五十養鄉六十養國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五十杖家六十杖鄉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是四十五十本親學與養老一大界限故曰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蓋五十以前尙可爲學五十以後無復學理所謂六十不親學明明指定也

內則古十三學樂誦詩十五以上學射御二十以上學禮博學不教三十猶博學無方至四十而仕矣故曰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此爲學與入仕之次第也故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二

學以五十爲斷至五十而老至不學矣故曰養老之禮自五

十始夫子不知老將至衛武公養而好學此非常例不足難也如三十壯有室將無過此絕婚娶乎又學記自十五入學以後必間一年考校之故自二年五年至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則約有二十四歲此考校之年與爲學之年

同又不

子所雅言節

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正言者謂端其音聲審其句讀

莊重而出之與恆俗迥別謂之莊語亦謂之雅語詩書固如是卽所執之禮文亦如是此與祭遵雅歌卜式雅行哀祭雅步何武傳雅拜一類鄭康成謂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避諱此第舉雅言中字音一節耳若孔氏所云正言不止于是又正義謂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此又轉推之言

文莫吾猶人也節

何晏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今言文不也則意文莫二

字是當時成語然不得其解卽邢氏疏義亦但以無文解之曰吾之無文與人同而已矣仍不明白爲何等語及觀晉書變肇作論語駁有云燕齊之間謂勉強曰文莫則明明有文莫二字爲成語實証又陳騷雜識云方言俚莫強也凡勞而

相勉若所云努力者輒曰俚莫則文莫文無文不俚莫總屬成語亦總屬勉強之意故曰文莫則吾亦猶人猶言吾亦努力但勉強無當以視躬行之君子則雖欲得之而猶未耳此專言行不言文或曰莫無也作得毋解則仍逐文立義矣雖

詩無以下體亦有作得毋解者然莫與無則又轉一詰耳

按說文心部有文莫二字連文云文強也模勉也文莫卽文模之省借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三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言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謂無爲而治是也若

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袵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晉劉實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何與之有

王充論衡云經云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是漢後儒者皆如此說且此直指任賢使能爲無爲而治之本正可破王何西晉老氏虛無之學觀者審之

大哉孔子節

博學而無所成名鄭康成謂此邦之人美孔子博學不

成一名故夫子以謙承之所謂不成一名者非一枝之可名也故正義曰言不以一名止也惟不以一名止則欲執一名無如射御故夫子謙言執御其說自明南史王僧辯爲梁元帝作勸進表有云博學則大哉無所成名博學卽大大卽無所成名上下一貫全無委屈六季時儒者其說經明晰類如此

太宰問於子貢

時焉得有太宰往來之事惟吳太宰則哀六年公會吳子鄆

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與子貢語則爲吳太宰韞可知或曰哀六年吳侵陳陳亦有太宰韞與夫差問答見檀弓是年夫子正在陳而子貢隨之所謂從我陳蔡是也則或此是陳太宰亦未可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四

知第吳太宰名韞而檀弓陳太宰亦名韞似乎此中有誤者若後此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韞而納路則越亦有太宰韞且仍是此人但此時子貢不往則此太宰應在吳不在越可知

苗而不秀

苗是草之始生者說文章生曰苗以始生作苗字解與秀實一類劉昭曰論語苗而不秀苗爲早天秀謂成長其以苗爲早天者以止于苗也范史作章八王傳贊曰振振子孫或

秀或苗

唐棣之華

按唐棣二節舊本與可與共學節合作一章其又加子曰者所以別詩文也但其義則兩下不接惟何平叔謂偏反喻權言行權似反而實出于正說頗近理然語尙未達予嘗

疏之云夫可立而未可權者以未能反經也彼唐棣徧反有似行權然而思偏反而不得見者慮室遠也思行權而終不行者慮其與道遠也不知無慮也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蓋行權卽所以自立而反經正所以合道權進于立非權不可立也嘗讀王祥傳知祥以漢魏遺老身爲三公而卒預晉禪心嘗愧恨雖不奉朝請不立殿陛而終不自安故于臨歿時遺言囑後使不澣濯不啗飲不沐棺槨不起墳塋家人不送喪祥禪不饗祀雖不用古法而反經行權期合于道故旣以孝弟信讓通囑之而終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正取唐棣是篇以反作正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五

一 準師說如此今人德不及休徵而言學則鹵莽自用動失古意蓋亦取是文一再思之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正本夫子偏反喻權之意且亦非漢後私說在前此已有之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者也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反經之語實始于此其後相習成說著爲師傳然皆本夫子是語如後漢周章傳云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北周宇文護論云孔子云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六季儒說相仍不改惟唐陸贄論替換李楚琳狀有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若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

秋時飲齊視冬時類又如春宜羔豚膳膏臠夏宜腍鱠膳膏臠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類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類此爲三解蓋飲食之節原是禮經以禮解禮以經解經庶幾無悞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寢衣者寢時所衣卽被也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

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則是寢衣卽被彼此互見

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

者

古經有字俱作又字講如黍稷言十有三年伊訓十有二月之類

寢衣所同長身而過半則

子所獨也此猶上文褻裘長短右袂褻裘所同褻裘而短其右袂則子所獨也短袂適用長袂適體一短一長皆屬異事

故兩節連記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七

或曰既是衣字必有衣形則大不然古衣字卽是被字康誥紹聞衣德言卽是被德言繫詞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卽是被之以薪不觀說文釋衣字乎衣者依也象覆二人之形夫世有一衣而可覆二人者乎一衣覆二人非被乎然則衣被何以分曰衣者晝之被被者夜之衣也惟晝被專稱衣故夜之所衣必加寢字以別之此則釋名之顯然者

疾君視之節

按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臥寢無不

東首者惟大禮易衽如昏禮御衽于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上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遷臥與否必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苟人

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之意

加朝服掩紳喪大記云徹褻衣加新衣舊註徹去褻衣而加新朝服于其上正指君來視疾一節則是禮固有之故鄉黨雖記夫子禮儀而通禮亦然如曲禮立不中門不踐闕車上不妄指袵縮綌不入公門檀弓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朋友死於我乎殯玉藻有疾風迅雷大雨則必變瓜祭上環君賜之食命祭然後祭先飯辨羞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士喪禮寢東首于牝墻下類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

毛檢討論語稽本篇

八

雖蔬食菜羹瓜祭

孔註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曰祭謂祭先也卽先

世爲飲食者按玉藻曰唯水漿不祭以其太薄也又曰瓜祭上環以其切圓也觀此則瓜祭二字是以瓜爲祭本薄祭之有名者故與蔬食菜羹連言之若云雖蔬食菜羹與瓜之祭謂皆薄祭耳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一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德行節

史記弟子列傳于受業身通者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下

節即接德行顏淵至子游子夏二十字則此一節本統記七十

二人中之最異能者非從陳蔡人也從陳蔡一時顛沛焉得

奇才異能皆與其間可以分門列部如此况此時伯牛閻騫

輩俱不可考即冉求一人明明于哀公三年爲季康子所名

又三年而後及陳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公十一年

尚爲季氏帥師戰清見于左傳則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者

故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而皇氏亦云各爲一

章所爲皇氏者隋周之間江右傳古學者有賀循賀瑒崔靈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一

光皇甫侃等唐儒引經多稱皇氏此其言必有據者

舊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史記冉伯牛傳亦云孔子稱之爲

德行

桓寬鹽鐵論云七十子有各列于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

才可南面者數人政事再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亦以此節

爲七十子有名之人不屬陳蔡時言

孝哉閔子騫

閔子騫閔損字夫子似不宜以字呼弟子故近說書家有

謂孝哉閔子騫一句正是人言而夫子述之謂孝哉一言人

與其父母昆弟俱無間然初聞之甚以爲當且呼字亦有謂

按不間句有二說後漢陳羣係陳仲弓之孫其釋此有云閔

子行孝動靜盡善人于其父母昆弟間所言無可非間此言

閔子言善人自服之此一說也又范升九歲能通論語其妻
記王邑有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爲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爲忠劉昭註此謂閔子行孝父母昆弟皆化之
故人無毀言此又一說也據韓詩外傳稱閔子後母會虐視
閔子父欲出母而閔子留之其于父母昆弟間不無可議故
舊解如此陳氏數世孝友范升一代儒術其兩說雖不盡同
然俱有義理從來人無間言皆作非間解

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

孔氏謂孔子時爲大夫言從大夫後不可徒行

謙辭而正義謂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

一是時已去位杜預所謂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是也孔氏

注時爲大夫不知所據獨先仲氏謂從大夫後與爲大夫後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二

不同不問在位不在位卽陳恆弑君章子曰以吾從大夫之

後明明在哀公十四年夫子去位之後亦不是爲大夫後蓋

從者隨也與爲字迥別隨大夫解作做大夫謬矣此因夫子

謙德不欲明言爲大夫故曰會隨大夫後大夫有車則前乘

車後徒行不可此與陳恆章曰會隨大夫後不敢不告統是

一義不然哀公三子豈不知子是大夫必曰吾會做大夫耶

顏淵死時在孔子去位之後此不必言但伯魚之死亦有言

在顏淵後者據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至二十九歲髮盡

白早死家語亦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

十一歲早死

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訛作二字今俗
傳三十二歲謬也觀索隱史記註夫子六十一

歲顏淵死集解正義亦云顏淵卒時孔子年
六十一若三十二歲則孔子年六十二矣

據史記則三十

加二十九在夫子當五十九歲據家語則三十加三十一在
夫子當六十一歲夫子五十六爲司寇行攝相事是年卽去
位則五十九與六十一總在夫子去位之後所云不必言者
此也獨是伯魚之死據史記當在夫子七十歲時距顏淵之
死已九年所矣與論語所記鯉死在前不合予嘗參校諸書
知其間原有誤者顏淵之死斷不在夫子六十一時何也夫
子五十六仕魯在定公十四年然仕魯去魯亦總在一年之
間自此適衛適陳凡兩往返而復至于衛實爲哀公之三年
是年夫子已六十矣明年自陳適蔡爲六十一又明年自蔡
遷葉爲六十二又明年去葉返蔡爲六十三然而年當陳
蔡之厄爾時子路慍見子貢色作匪兇之歌獨顏淵能解之
則是夫子六十三時顏子依然在也卽自是以後自楚返衛
自衛返魯凡論語所記顏子言行可與世家參考者則多在
夫子六十以後七十以前豈有其人已死而尙見行事且載
其語言者嘗考顏淵之死公羊傳及史記世家所載年月則
實在哀公十四年春符獲麟之際夫子是時已泣麟矣而顏
淵子路同時俱死因連呼喪予祝予而有道窮之嘆則是顏
淵之死在夫子七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在哀公十四年非四
年其間舛錯所爭確確以十年爲斷則必弟子列傳所云少
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而史記一傳寫家語又一傳
寫遂不能辨向使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蹟俱無所誤而
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剛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

宋之上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已二十歲矣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之諭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王肅不必疑矣若闕里志載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時哀公十二年則考究不精誤遲一年而明儒薛應旂作甲子會記載戊午年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顏回卒則欲記魚死在回前而無所考証妄爲濶載且沿闕里志并孔子年譜之誤如此又何足記也

空

空者窮也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作不宜窮我師解古貧窮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四

本二義而時俗通語卽呼貧爲窮此正本空字而兼其義者蓋家有虧匱身有缺乏歎也亦貧也生計無去路窮也家歎無日羸生計有時絕故曰屢空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觀其用屢空二字而加無人事于外一句正窮之之義

子在陳絕

糧子路問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窮字正同

克已復禮爲仁

馬融以約身爲克已從來說如此夫子是語本引成語

春秋昭十二年楚靈王聞所招之詩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夫子聞之嘆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據此則克已復禮本屬成語夫子一引之以嘆楚靈一引之以告顏子此問無解而在左傳則明有不能自克作克已對解克者約也抑也已者自也故春秋莊八年書

師還杜預以爲善公克已復禮而後漢元和五年平望侯劉毅上書云克已引愆顯揚側陋謂能抑己以用人卽北史稱馮元與卑身克己人無恨者唐韓愈與馮宿書故至此以來克已自下直作卑身作自下解若後漢陳仲弓誨盜曰觀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別以克字作尅字正以格尅損削皆深自貶抑之義

天下歸仁焉 歸仁卽稱仁與上句爲仁爲字同禮記哀公問君子也

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祇是名謂之義此真善于釋歸字者先教論云天下歸仁極其闊大要說史高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歸仁後漢和帝皇太后詔稱太尉鄧彪海內歸仁爲羣賢首言不亦甚夸大然而不嫌于僭倖者祇稱名也若稱名則并不言效亦得矣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五

盡微乎 徹與助無別皆付一法其改名徹者以其通貢助而言也

按春秋宣十五年傳云穀出不過藉所云藉者正是助法杜預所謂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故曰不過此正孟子所云助者藉也之藉則徹仍是助故當時亦卽以藉名徹卽公羊穀梁亦俱曰什一而藉並無他義若其名徹之意則後漢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舊註引鄭康成說亦只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惟周禮匠人註引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語謂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云合郊內郊外而題其率爲十取其一則徹之爲通亦只是通貢助通內外與通行天下諸通字立義已耳

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所云非者謂責而罪之夫惟公自公私自私不通耕作故公稼不善得以罪民私稼不善得以罪吏且春秋左氏公穀與孟子則皆周人况孟子卽經也孟子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又云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惟耕力有不齊收獲有差等故云

趙岐註孟子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曰貢

畝者徹通十畝以爲賦曰徹則貢助徹但異名而

實則一法此與春秋傳孟子及諸儒之說又不同

樊遲未

達至末先教諭曰樊遲未達知也謂知當不止知人也舉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論討論語稽求篇

六

其語仍疑知也謂知必不止舉錯也富哉言乎富者廣也大也仍曰舉錯如其大也毋易視也蓋遲本仁知並問而未達以後則專問知故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從無知可妨仁仁足全知之說學問多對待總不相妨愛不必礙惡舉不必礙錯原未嘗于仁知各見處設調停也若謂不仁者遠便是說仁毋論行文偶及不宜錯認九經親親非親親爲大之親而卽以兩賢論一則未達者妨仁也忽并已所未達者而亦忘之而單曰問知一則所問者問知也如鬼如神便能知問知之外必不止問知而當復有仁一過于冥頑一過于神靈一則忘已往一則識未來恐二賢生質其相去不至如是

先之勞之章

先之先民也勞則勞誰乎先仲氏曰經凡之字俱有所

指孔安國解此謂先導民以德使民信之夫然後從而勞之則兩之字俱屬民解且此是聖門習語如夫子贊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是也若無倦另是一意先勞是不迫于始無倦是不懈于終一不銳往一不惰歸一不苛于民一不怨于己更不必兩作拈合說亦甚妥但孔氏于無倦節則又屬先勞解謂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且舊解亦多如此如晉武帝泰始四年下耕藉詔有云先之勞之在于不倦可驗

必也正名乎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竊謂其事可疑有未易遽論定者

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

子出奔宋至哀公三年爲衛靈四十二年衛靈將卒兩命立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七

子郢子郢兩辭之及卒而夫人南子仍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乃輒甫立而晉卽納蒯聵于戚戚者衛地而衛人拒之是時夫子適返衛其子弟如子路子貢高柴輩又適俱仕衛衛侯欲得子爲政故有此問然考其時晉納蒯聵在衛靈告卒之後尙未告葬卽或夫子至衛時在告葬後然春秋列國例書葬卒並無書告祔告訖及作主人廟諸文其禰靈與否非所預聞如謂旣葬之後卒哭作主必將遷靈于禰廟而奉祀之故不父躋而禰祖則卒哭作主但祔祖廟必三年吉禘祫高別寢然後遷新主于禰此時之禰猶是靈公所祀之襄公也在靈無禰各其不必正名固也且夫不父其父者非謂其繼祖而易以名也從來祖孫傳重不

礙稱名成湯既崩太丁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
湯後然不爲無父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則桓王嗣立越洩
父而作平王之後然不爲不子故鄭康成註儀禮有受國于
會祖者謂君之子早死或有故不立則孫受國于祖若兩世
有故不立卽受國會祖是以國君傳重有稱爲父後者有稱
爲祖後者有稱爲會祖後者夫既稱爲後則必越祖父而直
繼之誰謂祖孫相繼便屬非分蓋天下有一定之名祖孫父
子是也有不定之名而仍一定者高會祖禰是也嘗考周制
生倫有世次國語所謂工史書世者謂書其世系而次第之
祖不得稱父孫不得稱子此定名也而至于宗廟之禮則有
廟次國語所謂宗祝書昭穆者則以天子諸侯立高會祖禰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六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八

四親廟所云顯考皇考王考以及考者太抵祖禰四親先有
其名以立廟而廟各一定則又隨後君之人而隨予以名假
如入考廟而爲卑者則卑亦名禰魯僖嗣閔卽禰閔雖兄禰
弟勿顧也入考廟而爲尊者則尊亦名禰桓王嗣平卽禰平
雖越太子洩父勿忌也然且出此名順春秋名反此名逆孔子
譏季文子踰乎此卽名叛公羊名此豈人之無良忘尊親而
縱逆祀

廢禮教哉以爲廟有定名雖欲正之以世次之名而有不可
也乃以不定之名覈之以一定之實而名仍有定世信以爲
孫既禰祖卽稱祖爲父也哉太甲莫殯而卽位以禰成湯然
書稱祇見厥祖其爲祖名如故也桓王禘平王于廟秉鬯事
禰而詩稱桓王之妹爲平王之孫其爲孫之名未嘗亡也是

以左傳靈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賸爲子也然而國語稱納蒯賸時賸禱于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賸未嘗不父靈也然且哀十六年賸甫返國卽告于周曰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并南子亦母之若賸之子輒則渾良夫謂賸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輒之父賸則藉圃之難輒將出奔時蒯賸已死牽彌勸輒曰不見先君乎是父賸也然且哀十六年蒯賸入衛而旋見弑于已氏至般師子起兩經篡立夫然後輒復返國諡賸莊公奉賸于廟廟而祇事之越七八年乃又復出奔而客死于越非爾也名有然也後之爾父以般與起未成君而父成君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九

父成君則君也爾也而實考也

考廟卽爾廟父死稱考

各有然也故輒

之得罪在拒父不在爾祖而人之罪之當責實不當正名自正名之說起世遂有以祖爾爲可易者先爾而後祖躋僖而

降閔

見春秋毛氏傳

漸有撥未立之君而入太廟如明世之祀興獻

稱睿宗者

世宗以生父興獻王入廟加廟號見明大禮議

此不可不察也正名之說

起世遂有以父子之名爲可易者襄仲之子繼襄仲之長子

而稱兄爲父稱父爲祖

東門襄仲死宣公賜氏仲經書仲遂卒于垂是也其後季文子遂襄仲子

歸父而歸父弟仲嬰齊繼之公羊味賜氏之故誤謂致宋濮

嬰齊氏仲必稱父爲祖故以王父字爲氏遂致大謬

王明與獻皆請改皇考之稱而稱皇叔父以致大禮決裂千載長夜者

見子駁正大禮議

此不可不察也

然則正名何居舊註引馬融曰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

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漢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釅析且從來有名家書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鉞游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游于趙平原君家俱以堅白同異辨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漢後儒者猶尙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浸尋失真至晉時魯勝註墨辨一書深論各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辨經以立名本而荀卿莊周輩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其序尙存晉史約四五百言極言隱顯虛實同異真似之辨毫釐纖悉皆有分割其文甚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一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關於正名者尤急急者夫子返衛則適當衛人拒輒彼此構兵之際而案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此固考辨所最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汎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隱悟不可名言耳

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顯然在人有何疑議而猶待爲之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各言之未易定者當哀之二年出公旣立而是年是月晉卽以趙鞅率師納蒯瞶于戚衛人爲蒯瞶不子旣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與師入寇義不可納故奮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古有孫從祖之女且廟制昭自爲昭穆自爲穆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于蒯瞶納戚傳曰納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十一

者內勿受也勿受者輒勿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勿受以尊王父也公羊于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蒯瞶無道靈公逐蒯瞶而立輒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于子也

言用祖命拒父正是父道之得行于子處

不以家事

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立君是王事讓父是家事爲社稷重

而拒父正是君之得行于臣處

故當時衛人羣然以拒瞶爲能事其拒瞶也

并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靈公拒逆雖聖門弟子皆以爲然子貢使吳子路結纓恬不爲怪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隱以爲非在爲衛君章風其退讓在此章則示以

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
輒固未嘗受命于靈公者也據春秋靈死之歲曾謂子郢曰
將立汝郢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
圖然其時又曰君夫人在堂三楫在下君命祇辱此言君立
後當以禮與夫人卿士同之今君命私命耳祇取辱也是當
時立郢之說尙是私命更無他命輒可知及靈卒而夫人
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没于吾手若有命郢必聞之
是靈雖命郢終是私命故郢直得以不聞命辭之既不命郢
則更無他命又可知于是郢以已意讓贖子曰且亡人之子
輒在然後立輒則所謂輒之立受之王父者母亦有未然者
耶則所謂輒受王父命不當受父命者母亦有未確者耶則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十三

夫爲先君拒逆王可廢親國亦可廢家者母亦有可疑而不
可盡信者耶夫如是則師出以名拒父與其不可謂之拒父
之師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言者若夫公所云
石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楫皆未與聞豈有南
子不受顧而曼姑反受顧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
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
人拒之其相持之久至十二年所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
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誠是要事
此則度之時審之勢質之義理証之諸經傳而斷斷不爽者
夫子爲衛君章從來亦不得解但以父子爭國與兄弟讓國
相比較雖常人猶知之何待由賜正以王父命與父命比較

王事與家事比較則急難明耳蓋齊受父命輒受王父命輒未嘗異齊也夷遵父命贖不遵父命是贖實異于夷也夷讓齊亦讓是讓當在贖也贖爭輒亦爭是爭不先在輒也况叔齊之讓祇重親私衛君之爭實爲國事蓋親不敵王家不廢國萬一夷齊並去而二人相對惟恐國事之或誤而稍有怨心則必爲衛君而不謂其並無怨也如此則二賢之問尚鋒對而解悟捷王客隱顯極爲可思然且二賢終不去衛一爲之使而一爲之殉則當時之爲輒而拒贖爲何如者况衛人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 詒稽末篇

三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冉子退朝章 國語有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

此言天子諸侯有內外朝也其所以分內外者以外議民政

內議國典神事者祭祀之事卽典禮也又云自卿以下合官

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此言卿大夫家有內外朝也其所

以分內外者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

與家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公文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外朝子將業君之

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則是季氏本有朝季氏之朝原可以議國

政并議家事而爲之家臣者原得詣私朝而與之議政議事

然則夫子何譏焉曰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二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朝夕見曰久又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

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冉子推以政而夫子直指

之曰其事也若果政則吾亦國老猶將暫聞暫聞之不得而

議之若是之久乎此明白正大之語並非寓言先仲氏云禮公事不私議

謂不議于大夫之外朝祇議私室則不可耳若諸侯公朝則冉子陪臣焉得入而議事乎

凡朝無晏退之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

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公事曰政私事曰事原有分別何晏謂政事通言但隨事大

小而異其名非是左傳昭二十五年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杜預曰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又北魏帝問高閭論語稱

冉子退朝曰有政子曰其事也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

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也

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曰丘不識也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此卽與聞之証

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言曰章先仲氏曰緇衣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

爲卜筮古之遺言與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恆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凡前後所引皆卜筮之事故曰不占而已不占者正言不可爲卜筮也則似巫醫爲卜筮之誤易卜筮

二字則不占句更較明白然此皆經証偶然無所深繫之言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舊註原以說字作悅字解集註所用固是

舊註特漢儒復有一解謂說如字卽言說也先聽齋講錄曰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二

此以言說定事使也夫在下爲事在上爲使下欲事上必先覘上之易使而後我事之難易以定顧事之難易全在言說難言者必易事易言者必難事此一定之理也而在上之君子小人分焉君子于人必厚重緘默不輕說人短長卽上下相對亦不輕爲問詢言說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沉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故曰此易事者也若乃小人相對喋喋然論議蠱發又易于通導卽左右慰諭亦且備極甘苦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入便苛求不已此則極難事者其文會引入四書模中若曲禮禮不妄說人鄭康成註云爲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亦引此文爲証但近佞媚難解惟孔疏云此引

論語文又云禮動不虛說凡說人之德則爵之說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爵無衣則爲妄說近于伎媼也此爲以言語誦人以指使驕人者言雖與先聽齋議又不同然其爲言說則一也說書貴有據此則別說而頗有據者故并載之

憲問恥章

集註謂此篇疑原憲所記以憲字子思此不稱思問而稱

憲問自謙故也但記者例稱字然亦有偶稱名者如篇中南宮适問孔子季氏篇陳亢問于伯魚子罕篇牢曰子云類據史記适字子容家語亢字子禽牢字子張則皆稱名可驗也又他宰予晝寢而求也爲之聚斂皆記者文若憲見他書記事亦多稱名如檀弓仲憲言于曾子仲憲卽原憲也又史記原憲亡草澤中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謝原憲家語作原憲隱居衛子貢結駟連騎而見原憲皆子貢稱字獨憲稱名豈皆憲自記耶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三

史記子思問恥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卽接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作一章甚是邦避漢高諱故稱國

問子西

盧東元曰春秋有二子西其一鄭子駟之子公孫夏子產

之同宗兄弟也其一楚公子申則楚昭王之庶兄也或人以子西與子產連問且與上爲命節連記則必是鄭之子西可知而先仲氏亦嘗曰或人方物當不出齊晉鄭衛之鄉荆楚曠遠焉得連類况其人皆在定哀以前風俗未沫可加論隲楚申後夫子而死安能及之其說甚確但予猶有進者古凡論人必有倫物齊稱管晏衛道圍鮒不嫌並名當襄之十年

鄭盜五族故殺子西子產之父于西宮子西不做而出先臨尸而後追盜臣妾多逃器物盡喪子產置門庀司蓋藏守備倉卒成列然後臨尸追盜而渠魁授首賊衆死亡當時原以此定二子之優劣其後二子先後聽政並持國事如襄之二十五年鄭公孫帥師伐陳卽子西也時子產獻捷于晉晉詰之賴子產辭命得解其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美子產也明年鄭使子西如晉聘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子產並從子西賦黍田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政將歸子產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避之次年子產遂相鄭是子西子產本係兄弟而又往往以同事而並見優劣且相繼聽政其兩人行事齊魯間人熟聞之故連問如此若楚亦有兩子西一闢宜申在僖文間謀弑伏誅一公子申時未死安得與子產管仲連類及之

皇清解

卷二頁五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四

彼哉彼哉 婢倉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証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賂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桓公九合諸侯

九合是九數與下章一匡天下一數作對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註楚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

云莊十二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
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正義曰祗稱
九者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減二也若管子兵車之會六乘車
之會三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史記兵車之會三乘
車之會六皆合九數其曰不以兵車者言不純乎以兵車也
此則與前九會之說稍有同異然亦可參較者若據左傳僖
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桓公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則九與糾字果是相通然此是九通糾非糾通九
也惟九是正字故屈平天問亦曰齊桓九會卒然身殺陳氏

皇清經解

卷三百十二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五

段六八
八二川

經典稽疑引左氏別文爲証如襄十一年晉悼公以鄭樂之
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昭元年
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以爲盟至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
五合大夫則是左氏所記凡指計盟會無非數目

桓公殺公子糾章

子糾小白皆齊僖之子齊襄之弟然子糾兄也小白

弟也春秋傳書齊小白入于齊公羊曰篡穀梁曰不讓皆以
糾兄白弟之故故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而公羊曰子糾
貴宜爲君者也穀梁以爲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皆以兄弟
次第爲言故荀卿有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
而爭國史記亦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元凱作左傳註
亦曰小白僖公庶子公子糾小白庶兄卽管仲自爲書其所
著大匡篇首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

傳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爲
傳故也觀此則糾兄白弟明矣

說苑子路問于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
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
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于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
之相也死之則不免于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于天下夫
何爲死之哉此則專論才具特尙時用與夫子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語正是一意蓋夫子未嘗薄事功也若應劭
駁尹次史玉殺入當死而兄母求代自縊議貫次玉以爲刑
罰不中因引經云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
瀆人莫之知見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
皇清經解

卷二頁三

毛檢詞論語稽求篇

六

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
顧無慮耳此借召忽事以証徒死雖非正說然死而無益與
徒死同此事君致身所以尙云未學也

陳氏經典稽疑引據二公子兄弟甚備今并載于此管子前見

史記前見左傳杜預註前見荀子仲尼篇前見莊子盜跖篇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

受幣 韓非子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

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

射桓公中其帶鉤 說苑尊賢篇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

立非仁義也 又鮑叔曰昔者公子糾在上而不讓非仁也

尹文子齊人殺襄公立公孫無知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

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 鄧驥左氏指縱云
桓公襄公之季弟也

陳成子弒
簡公章

孔子請討事見左傳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

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
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
故不敢不言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
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
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其兩相得體
如此若天子所云民之不與暨以衆加半諸語則正答魯爲
齊弱一問有解君之疑振君之怯忻君之利誘君之瞻顧而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末篇

七

予以可恃一舉而數善備者此正大聖人經術不迂濶處夫
君臣主客自有隔膜在哀公強弱一問較計彼此此不必盡
庸君退諉之言設使果欲興師則此時慎重量已量敵正非
易事必以三綱大義拒之則不惟理勢難辨且于子之伐之
一問告東指西不相當矣人縱不諂君亦何可使問荅不當
如此

蘧伯玉
使人節

按伯玉見于春秋在襄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將逐君

問于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
敬憚如此此必在強仕之年可知矣乃後此九年而夫子始
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
主伯玉家則此時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

此長年之証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舊本以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惟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詞以爲証此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其不罣子曰者以彼有大宰子貢諸語故加子云以別之此不必也自後儒分作兩章則曾子突引此詞無謂

思不出位係艮卦象詞世疑象詞多以字或古原有此語而夫子引以作象詞曾子又引以証不在其位之語故不罣象曰子曰二字亦未可知先仲氏曰文言體仁足以長人即春秋穆姜筮東宮語論語依于仁游于藝即少儀依于德游于藝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即春秋曰季出門如賓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一十二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

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佐郎以叅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合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夫出位謀事而卽以思不出位責之則思不出位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果一章矣世有以事証詞而必不謬者此等是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恥其言而過其行非恥言也恥言之過乎行也若

恥過對待則言何足恥行何必過按雜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于行也皆以恥字屬行言卽論語亦有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

逮也史記家語子貢見原憲慚而不懼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皆恥言過恥行不及厯厯可據何獨于此而殊之

作者七人矣

舊以此與賢者避世四句合作一章按黃瓊上災異疏
有云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耄有作者七人
之論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反同夫作者

吾之於人也誰發誰譽章

必先試之包咸曰凡有所譽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是何
也則以此民也夏殷迄周凡三代矣其所以直道不回行之
至今者正以舉賢無阿私也馬融曰用人如此無所阿私所
以直道而行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有
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任爲滕薛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禮求篇
九
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故也磨卽試也劉昭註韋
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
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亦皆引此作用人解

子問公叔文子

考春秋衛大夫並無名公孫枝者惟左傳文三年秦伯
伐晉有秦大夫公孫枝會薦孟明左氏稱其爲子桑之忠者
子桑卽枝字也若公叔文子則傳稱公叔發並不名枝及後
見禮註引世本有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
發始知枝卽拔之誤枝與拔字形相近拔又卽發之誤拔與

發字聲又相近也

知及之章

盧東元曰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

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文理接貫不可移易其言甚辨夫顯諸仁藏諸用夫子之原文也漢書食貨志曰守位以仁蔡邕釋誨曰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古之引經者未嘗乏也

徐仲山嘗謂及之守之以下六之字皆指民言果爾則守位者亦守此有民之位耳蓋知及謂是及民然及家及國及天下亦無不可總是指有位者言卽得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一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十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

學海堂

論語稽求篇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祿之去祿去公室卽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而中立者

公室章

然而一是一世一是四世若是其不齊何也曰去公室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逮大夫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不相左也然而其五世何也曰宣成襄昭定也何以知宣成襄昭定按春秋昭二十三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是兩人所言皆春秋當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一

年指定世數非後人所得而逆計者然而一曰四公一又曰四公上自文薨以後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詘指四世其不云五世者樂祁與子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其上不及文者以指定昭公曰於此君則等而上之四不及文猶之等而下之四亦不及定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而漢貨負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于此祿去政逮十字鑿定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卽康成註論語亦曰自宣至定爲五世而集註遵之今經典稽疑翻謂以文宣成襄昭五公爲斷而截去定公則于樂祁子墨二公所定世數皆不合矣其四世何也曰文武平桓也何以知文武平

桓樂祚不云乎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子墨不云乎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
以昭公時未有桓也舊註引孔安國說以文武悼平爲四世
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又多
悼而少文兩皆失之蓋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
武卒而平子于是年卽代武立悼子未嘗爲卿也未嘗爲卿
則政不逮矣故政逮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不及悼子此無
可疑者盧東元荷亭辨論極知新舊二註俱各有誤然欲解
此四世爲公之四世爲成襄昭定則欲去宣公以應四數而
不知祿去政逮不分兩時且于上一章自諸侯出十世必失
自大夫出五世必失就諸侯大夫而分較其世數者相矛盾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六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二

矣或曰漢五行志又云季氏萌于釐公而大于成公則成襄
昭定恰是四世但此當數大夫不當數公室耳

齊景公有
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魯論并古
論齊論作得字者卽註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德而稱
是得字今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八字于此章之首
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八字于其斯之謂與之句之上遂改德
字爲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雖有馬
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
謂豈非其德之謂與夫子嘗曰稱其德也王肅註此云此所
謂以德爲稱蓋謂卽稱也斯卽德也注解甚明

謂孔子曰
來至末

懷寶迷邦兩問兩答皆陽貨與夫子爲主客則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下何以重着孔子曰三字豈前二答皆非夫
子語夫子之答祇此句耶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曰字皆是
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
張良阻立六國後人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
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
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
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
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
以別之千年夔夔一旦喚醒可爲極快且貨求親夫子詞語
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于
當日情事尤爲可念解經至此謂非漆至一炬不得矣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五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三

吾豈匏瓜也哉
焉能繫而不食

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其云不食言不可食非不能食也
云我是食物者言我是可食之物非謂能食之物也能食之
物不得稱食物天下無植物而能飲能食者匏卽瓠也然而
瓠甘而匏苦埤雅云匏苦瓠甘甘可食苦不可食故匏之爲
物但可繫之以渡水而不足食者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
人供濟而已而衛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則并以匏小不能
供濟爲言蓋植物以可食爲有用俗議無用往往以瓠瓜目
之爲不可食也故韋昭註亦曰不材不可食也或曰瓠瓜多
懸繫而生故王粲登樓賦有云懼瓠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
食其所云空懸不必定繫以渡水然其解不可食則總是一意

虞仲

舊註不明註爲何人集註以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

據史記太伯仲雍皆太王之子王季之兄也以避季歷故同

奔荆蠻太伯自立爲吳太伯而大伯無子仲雍繼立卽爲吳

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

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

而漢書志亦云武王克殷後因封周章弟中于河北之虞仲

古通字猶仲春稱中春仲子稱中子也則虞仲初木名仲而以其封虞始名虞

仲蓋周章之弟仲雍之曾孫也左傳哀七年子服景伯稱泰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但稱仲雍並不稱虞仲惟僖五

年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四

以爲此虞之封國實惟太王之昭故也其所指虞仲卽仲雍

之孫不指仲雍然而亦曰太王之昭者此猶魯公封于魯周

公未嘗封魯也漢食貨志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公羊傳曰然則周公

之魯平曰不之魯也又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傳曰魯

封魯爲魯公故論語周公謂魯公稱名不同而左傳曰魯

衛毛昧文之昭也正同魯公始封魯而可曰文昭則虞仲始

封虞而可曰太王之昭此以封國言不以人言故傳之上文

明云周公監二代之不咸大封同姓以翼我周室而遂曰魯

衛毛昧云云若魯指周公豈周公又封周公乎此極明白者

白班孟堅誤誤解太王之昭一語遂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

蠻下引論語泰伯至德及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而後

之作系譜者註左傳者直註曰仲雍一名虞仲則豈有繼君

勾吳自有國號稱吳仲雍者而反名虞仲則豈有未封虞之

前預知後之必封虞或不知封虞而暗合之名之曰虞仲也若曰虞仲不隱居則焉知未克商以前武王未物色時仲且流落荆吳作隱居逸民者而以臆斷之謬矣要之左傳史記去古未遠至班史稍後矣且班氏此志明屬偶錯觀其作古今人表明載兩人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卽仲雍旣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兩人兩名前後歷歷乃以偶不簡點之故自至矛盾而後之沿誤者竟相仍而不之察其謂之何

太師摯
適齊章

太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舊引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以爲卽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是也但志文此段實本尙書太誓文史記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五

乃作太誓告于衆庶卽載此文而漢志亦云此書序之言則此明係尙書與書序之可據者故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而古今人表則以摯于繚缺等八人列于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則明是殷紂時人而世多不解祇以適齊適蔡皆周時國名或用致疑殊不知尙書書序祇言諸侯原不指定何地而作魯論者始以今地實詮之師古所云追繫其地是也况齊蔡諸地本是舊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焉耳故周成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爲附庸而邑之秦皆先名其地而後封之者况蔡爲包犧蒼祭之地因以名蔡國語文王諷于蔡原註蔡公殷臣而樂記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則齊在夏殷已先有之又況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太公遂急行而于是果有萊侯之爭則強齊之名著在周前又况河亦古地夏書有因民弗忍距于河國語有武丁自河徂亳語

太師摯摯字是疵字其又云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此師摯又是一人雖闕雎爲周南之詩正在紂與文王之時然此是魯人與人表所記不同考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彊卽摯與陽兩音相近之名雖書微子篇亦有太師少師是公孤名太師箕子少師比干然此上文已有殺王子比干囚箕子語則接云太師少師是樂官非箕比也觀殷本紀亦云剖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樂器奔周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五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六

是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謂樂三奏也大食朔望食也又白虎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王者等殺或不相遠此有四飯非魯侯可知

周有八士節

集註或曰成王時人本鄭康成說或曰宣王時人本馬

融劉向說然無據惟晉語胥臣謂晉文曰文王卽位詢于八虞賈氏註周八士皆在虞官引論語十六字爲証此庶外傳之有徵者若逸周書武王克商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适遷九鼎三巫則二名偶同然亦未見有兄弟八人卽君爽五臣馬融註十亂俱有适名然餘無他見如謂八虞卽

南宮氏子則迺非虞官且晉語胥臣于詢八虞下又曰度于
閔天而謀于南宮則在八虞外別有南宮氏難強同矣况八
虞八口口口無口在古今人表每多此等至于一母四乳則
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
之所以興周也此或當時去古未遠師承有據之言

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至末

卷卽古券字傳與券皆古印契傳信之物蓋
傳者傳也舊以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凡出入關者必合之
乃得過因謂之傳而其後或用棨刻木爲合符史稱傳信爲
符信是也券者契也以木牘爲要約之書用刀剖之屈曲犬
牙分持其一以爲信韓子所謂宋人得遺契而數其齒是也
是傳與券皆彼此授受傳信之物一如教者之與學人兩相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七

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券券卽傳也說文徐註曰今用傳字
無復作券可驗也倦卽券也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後鄭
註謂券字卽今倦字可驗也先傳後券兩俱借義虛實相當
了無倚聽

傳有二音或謂師傳之傳當作平聲郵傳之傳當作去聲者
非也夫師傳者或以前而授之後或以此而禪之彼正如驛
傳關傳然所謂傳遞亦所謂傳導也師傳老傳傳室傳國與
乘傳馳傳皆一傳字有何異音

漢王貢兩龔鮑傳贊有云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又薛宣傳宣令薛恭尹賞換縣後書
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

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註憮同也此論語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惟聖人爲能體備之此皆以先傳後倦直接區別之証

堂堂乎張也節堂堂夸大之稱惟夸大不親切故難並爲仁魏武兵書

無擊堂堂之陣越絕書去此邦堂堂披山帶河漢書堂堂乎

張後漢隗囂傳區區兩郡以禦堂堂之鋒皆以相對難近爲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中舊註包咸曰困極也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

天祿所以長終也尙書今文無大禹謨咨爾舜二十二字不

知在尙書何篇至孔壁書出始見其文在大禹謨且論語引

書每散剖其文聯綴數處此與孔壁大禹謨中原文大異且

實非虞書堯曰之本故包子夏註雖費解而實是也閻潛丘

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五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八

云四海困窮是傲辭天祿永終是勉詞四海當念其困窮天

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夏說亦稍有異見而其旨則同蓋天

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嘗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

典午以後始解永絕此正古今升降之辨如金滕惟永終是

圖周易歸妹象詞君子以永終知儆則永終二字原非惡詞

故漢魏用經語者班彪王命論云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

終矣雋不疑謂暴勝之曰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韋賢傳匡衡

曰其道應天故天祿永終靈帝立皇后詔曰無替朕命永終

天祿凡用此語者無不以永長爲辭自新莽以後魏晉五代

皆用堯曰文作禪位之冊而策書引經而後頓異此考之列

史而昭然者漢獻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魏使

鄭冲奉冊于晉王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漢武立子齊王門
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吳大帝告天文曰左右有吳永終
天祿皆作永長解及三國以後魏志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
之運禪位文皇帝又曰山陽公昔知天命永終于己深觀麻
數久在聖躬因詔禪位于晉而嗣後宋齊梁陳其文一轍皆
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
允執厥中儀刑前典以副昊天之望于是皆以其中爲厥中
以天祿永終繼困窮之後爲却位絕天之辭而于是策書改
卽論語亦俱改矣此實經籍文體升降前後一大關節而註
其書者安可姑置之不一察也

子小子履節按墨子兼愛篇亦引子小子履諸句爲湯說文而孔安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九

國註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詞若其爾萬方有罪四句則
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子一人諸句正同是湯誓原有之確証不然安國註尙書
明有湯誥而此反註曰見墨子引湯誓詞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命卽易傳樂天知命夫子知天命之命陳晦伯

作稽疑引韓詩及董仲舒對策爲解此真漢儒有師承之言
韓詩外傳云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
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也董仲舒策曰天命之謂命人受命于天固超
然異于羣生貴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
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三終

嘉應生員葉幹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三

毛檢討論語稽求篇

十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四

學海堂

四書臚言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氏壁中有兩子張謂卽堯曰章後子張問從政別爲一篇則未有一章可作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若齊論語又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一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合亦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曰一篇者亦誤也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以授成帝則在漢末尙未亡至西晉何晏爲魯論集解然後古齊二論漸不可考耳

大學不分經傳雖夫子出言成經然在漢以前多以傳稱如易繫詞稱大傳象詞象詞稱象傳象傳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四毛檢討四書臚言

一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則論語稱傳卽孝經已稱經而成帝賜翟方進冊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亦稱爲傳可見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則中庸在漢世早已單行若隋經籍志載梁武帝著中庸講義一卷猶後此者也

論語子謂仲弓章以犁牛之子騂且角爲喻按仲弓冉雍之字家語謂是伯牛之族人而其父行賤故云史記弟子傳亦同獨王充論衡謂母犁犢無害犧牲祖濁喬清不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巨翟聖賢竟以犁牛指伯牛仲弓者伯牛之子殊爲可怪但王充漢人近古且其人博通墳典必非漫然無據而爲是言者先仲氏曰伯牛名耕耕與犁通如司馬牛本名耕而孔安國謂

名犁字子牛以耕卽犁也則伯牛本名犁其曰犁牛之子者但言畊牛以暗刺其名與氏所云色雜旁見也若然則仲壬此言似亦真可信者通人多怪語以世之聞者或寡耳

冶城客論無錫陳公懋云論語斯知仁矣仁字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同皆是以字音致誤卽周易繫詞何以守位曰仁晁以道僞古本作人字亦此類

班昭上疏云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賈逵上書亦云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則漢時論語本必有多於從政三字者且于本文較明白或云是古論齊論非魯論本然亦未可考

家語于論語其未得之也思弗得之多弗字王符潛夫論于愛皇清經解

卷百八十四

毛檢討四書賸言

二

日篇曰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思不得之與家語同

論語貧而樂富而好禮坊記引子云作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多好字嘗在史館益都相公竊言入直時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引坊記正之衆不語獨

今上云不然史記弟子傳與後漢東平王論皆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比偶悉敵未嘗不對也羣臣皆伏地咋舌不能起

註疏引孔安國註亦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論語人不知而不愾孔疏原有二義一是不知學一是不知我今人但知後說似于本章言學之意反未親切何平叔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其云有所不知者言學有所不解也君子不怒者猶言君子易事不求備也蓋獨學共學教人以學皆學

中事夫子一生祇學不厭教不倦自言如此

見黜

節門弟子言如

此見公西

後人言如此

見孟

故首章卽以此發明之

相傳明莊烈帝入小學時問司禮官何謂子程子答曰子者尊之之詞曰何不曰子孔子司禮無以應按公羊傳子沈子曰註曰沈子稱子冠字上者著其爲師也不冠以子者他師也若國語吳使王孫雄行成于越范蠡不許雄呼曰子范子又曰子范子則王孫雄未嘗師范蠡而亦加子字古人偶稱謂原無定解大學學之大者小學學之小者漢書大戴禮皆云小學習小藝大學習大藝而賈誼新書引答經云小學跟小節業小道大學跟大節業大道總是一義答經卽儀禮古以答字代儀字所謂答禮答臺禮者此必儀禮逸文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十四

毛檢討四書臚言

三

漢志所載八歲入小學乃天子世子之禮其學在師氏虎門之左而尙書大傳亦謂十三入小學者公卿大夫元士適子在年幼時不便入天子世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于家塾直至十五方令人師氏所掌虎門小學則是虎門小學乃天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之所學且天子與公卿以下其年齒各有大小不等不必盡孩幼也故唐高祖武德九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專屬皇族及公卿大夫之子而士庶不與則猶近古意但周制小學專習寫字所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而白虎通諸書多云入小學而學書計則兼書數耳然則小學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而所學又止書數

漢律厯志云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算卽計也然則所云書計者卽是書數以寫字計數俱小學中事也或謂許叔重說文序有云尉律不課小學不修似小學兼習律令則不然蓋漢至和帝時蕭何所草律已不行學僮不試古文其時人小學者止二人故兼舉言之律厯與律令兩律不同若律令豈小學事乎

南史陸澄傳澄嘗與王儉書云世有孝經題爲鄭玄註案玄不註孝經且是書爲小學之瑣不宜列在帝典儉答云孝經雖非鄭註僕以爲此書明百行之首不與蒼頡凡將之流同日語也蒼頡古造字者可馬相如作凡將篇亦字學

杜鄴傳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並著于世然尤長皇清經解卷二百八十四

毛檢討四書臚言

四

小學謂字學也顏之推家訓云惟有姚元標工于楷隸留心小學俱指寫字言

中庸素隱行怪漢藝文志作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作吾不爲之矣好學近乎知漢書作好問近乎知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經解作禮經三百曲禮三千故有以禮儀爲經禮威儀爲曲禮者按梁徐勉上表晉刑律志尙書陳寵上疏及漢陳忠傳皆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則禮儀或是禮經之誤不然禮儀威儀有何分別而兩儀字連出之乎

中庸蒲盧舊註是蜾蠃名爾雅曰蜾蠃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瓢之細腰曰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蜾蠃取螟蛉爲己子視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故以作人存

政舉之証謂百姓易化也按家語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着待化而成四字正就螺贏爲取譬作解

范滂對王甫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此易不善字爲惡字且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喻

先仲氏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引任昉王儉集序有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亦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則攻本攻擊之攻

孫奕示兒編曰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

先仲氏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予向取其說以說皇清經解

卷一百十四

毛檢討四書臚言

五

國風既讀孟子則尤與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况擬必以倫母不安室與父不愛子何足比擬且詩有劬勞勞苦諸字則尤非汎指大凡經傳勞字俱作困劇解如孟子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論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皆是困劇其子故內則則直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勞而不怨之解分明可驗若不安室不安則有之矣勞則未也

孟子或問乎曾西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會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長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滿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

孟子今茲未能趙註今年未能茲字卽年字閻潛丘云杜元凱左傳註以茲作歲解古詩爲樂當及時安能待來茲來茲來歲也卽呂覽有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語明以今茲爲今歲可驗

孟子五等之爵以天子當一等則與尙書列爵惟五之文不合豈有天子自列爵而列己位在內之理故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以子男分二等而天子不列數內其于諸侯之六等亦去君一位而列五等雖王制後起然較孟子之皇清經解卷百八十四毛檢討四書臚言

文稍爲近理不然班祿之制孟子以天子之地方千里與公侯伯子男明分四等而尙書分土惟三止列三等則正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分土之三何曾有天子在其中乎則班爵不猶是乎

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今旣云班祿則祿出于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觀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于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是田耳

論語則以學文姚立方云此文字是字字並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吾猶及史之闕文謂字畫有可疑處輒闕而不書孟子不以文害辭謂不以字義傷句義此其故以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只教以六書使習字也論語放於利而行孔安國曰放依也然並無他據後見檀弓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鄭註有云梁木衆木所放謂榱桷皆依梁以立比之衆之依夫子始知俗以安放爲安效者誤也若漢書有所放效禮記有放而文此是昉字與放不同

皇清經解

卷一百十四

毛檢討四書勝言

七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五

學海堂

四書臚言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論語伯牛有疾包註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芣苢草可療癩見列子生于陵屯則爲陵烏及蠅蠟之衣註

孟子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今以作字句興字連下讀但漢讀皆不如此趙註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又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註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臚言

一

句者漢儒句讀與後不同多此類

孟子百里奚事趙岐註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屢屢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橋作客貨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

孟子放飯流歎出自曲禮然曲禮放飯解又不同古之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不用匙箸以手取之故飯黏着手則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于筐無筐棄餘于會會者盥盞

也其言鑿鑿如此則似未可爲異解者

閻潛丘嘗言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火者堯時官名卽火正左傳闕伯爲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亦卽此官

趙註火官名

大學若有一个臣尙書作一介臣介个通字左傳襄八年不使一个行李註个一本作介可驗蓋个與箇同荀子負矢五十箇國語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

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姚立方云壹專壹也見說文言專是

皆以修身爲本

鄭註亦然

此如孟子志壹則動氣穀梁傳葵上之會

壹明天子之禁皆註作專壹可驗其或作一二之一如毛詩壹發五紆者通字耳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臚言

二

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此壹字是殫字尙書康誥曰殫戎殷言滅大殷也故中庸註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今有衣姓者殷之裔也若戎殷則與秦誓稱戎商正同

中庸衣錦尙綱此逸詩也但綱自通襲作禪衣解玉藻云禪爲綱蓋夫人臨嫁則在塗加錦而覆以禪衣其意實所以障塵今日惡文之著者斷章耳詩雖非一其義自通若曰此是汎指不必卽臨嫁時服則何故衣錦何故衣錦而又加禪衣此非他衣可妄認矣若庾信烏石蘭氏墓志銘云邢媛襲服則直用碩人詩句與此不同

論語自行束修以上束修是贅見薄物其見于經傳甚眾如檀弓束修之問穀梁傳束修之肉後漢第五倫傳束修之饋則皆

汎以大夫士出境聘問之禮爲言若孔叢子云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修子思弗爲當也此猶是偶然餽遺之節至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修一毫不受則直指教學事矣又隋書劉炫博學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然齎于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則直與論語未嘗無誨作相反語又唐六典國子生初入學置束帛一篋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則分束帛與修爲二然亦是教學贄物近儒以漢後史書多有束修字作約束修飭解如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元和詔鄭均束修安貧三國魏桓範薦管寧束修其躬類遂謂束修不是物歷引諸束修詞以爲辨夫天下詞字相同者多有龍星不必是龍王良又不必是星必欲強同之謬矣試誦本文有行字皇清經解

卷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臚言

三

又有以上字若束修其躬何必又行躬自束修何能將之而上乎

孟子鬱陶思君爾趙岐註引檀弓人喜斯陶以陶作喜解此與象喜亦喜正合然未得其義及觀爾雅云鬱陶喜也而郭璞註此則直引孟子鬱陶思君爲証始知喜是正義合鬱陶二字作解不止陶字也唯張揖廣雅曰喜也憂也則又兼憂喜二意爲言故後有喜極未伸之解大抵喜愛不能舒結而爲思故楚詞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連思君爲詞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則直以悅豫鬱陶並出所謂見則喜不見則鬱也此閻潛仁爲子言者

孟子不日成之按本詩鄭箋謂不日不與設期日而成之此與

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云不日不課程以時日正同其云成之者非謂已成謂由是以至于成如國語其日不廢時務俟用時之隙而予以成之是也夫惟不限時日故可戒勿亟惟未成故趨事如子來此在孟子前春秋時有明註者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苛癢而抑搔之鄭註抑搔卽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曰是不爲非不能觀後漢張皓王龔論云豈同折枝于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氏註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

孟子稱五霸趙岐註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五

毛檢討圖書廳言

四

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儒不同故明盧東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而戎語未嘗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天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文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復劣爲未合矣公著唐人其言亦不知所據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按左傳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而御公者公孫丁也初尹公佗曾學射于庾公差差學射于公孫丁是時差欲射丁而曰射爲將師不射爲戮射之禮乎乃射兩駒而還尹公他日子爲師我則遠矣以其師之師也乃獨還而射丁丁授公轡而射佗反中佗脅其事如此則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

也且是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于尹公佗也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此類

論語子桑伯子王肅謂不見經傳惟鄭註以秦有公孫枝字子桑爲據則伯子一人子桑又一人矣若包咸舊註但稱伯子則必姓子桑字伯子者故宋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容或有之芻家語記桑戶不衣冠而處同人道于牛馬則蕩檢踰閑不止大簡矣恐仲弓所引又未必卽較等及此輩耳

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卽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及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臆言

五

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卽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卽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旣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一若爲季氏專廟凡此皆漢晉唐宋諸儒無一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釋乃遂因大小宗而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爲周公之所自出各出王廟見左傳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

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

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見郊特牲云此正三桓所自

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

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卽周公太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十二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嘆同意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舊註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值似後世避諱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者若萬章篇于衛孝公公養之仕句則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于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輒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諡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

皇清經解

卷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贖言

六

往來宋孫奭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趙岐註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邠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

孟子則變置社稷孫氏疏謂變者變其主也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之變置謂變其主而置之非毀壇壝也第顓頊至周水旱不一而易祀

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五終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五

毛檢討四書賸言

嘉應生員邱翀校

七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六

學海堂

四書贖言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論語君子務本六經本字原是明白且有顯然務本二字自爲註脚者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則務本者正務此草木之根株江海之大原也此經之自爲訓詁者也何改註爲

後漢杜篤傳曰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未雖煩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回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班昭女誡七章有云禮八歲始教之書謂小學也此引周官文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六

毛檢討四書贖言

一

柳子厚詩小學新翻墨沼波小學是字學

孟子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此最異事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得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郈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註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註故不識耳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臣大夫卽家大夫也其曰同升諸公則家臣升大夫之書法耳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氏臣

卽孔裡家臣也新

登于公

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在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云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卽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二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初卽位卽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皇清解經

卷二百八十六

毛檢討四書臆言

二

戒皆是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無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愿愿有詞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而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孟子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與論語同惟檀弓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尙書大傳作君薨與王世子聽于冢宰此必古制遺文有各見者

論語以君薨答高宗事此隨舉相應以天子諸侯本通禮也崩卽是薨非妄語也孟子稱舜卒鳴條文王卒畢郢而尙書且稱舜陟方乃死何也且爾雅崩薨無祿卒殂落殂死也郭註曰古者死亡尊卑同稱也豈非崩薨本相通與曰禮有周制有商制

夏制惟唐虞制未定故尊卑同稱郭璞所云古者正指唐虞以前言也若商周一有定制則必如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鑿不可易此如朕我也古君臣皆稱朕孟子象亦稱朕離騷屈原亦稱朕至秦制定之爲天子之稱則不得朕矣故定制之後天子諸侯反有時降稱如周本紀王皆稱崩而獨厲王曰死于彘春秋書天子崩公薨極嚴而于列國諸侯則又稱卒此如二世皇帝亦曰奈何不告我不止虞舜野死文王卒畢郢可藉口也

春秋平王崩公羊傳引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而

范甯卽引其文註穀梁

宋公和卒傳

明曰周之制也則真周制矣

三家者以雍徹雍是武王祭文王之詩故中有旣右烈考亦有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

毛檢討四書臆言

三

文母句若魯之歌雍則以魯是宗國當祀文王爲大宗所自出因立文王一廟名出王廟其祭文王時亦從而歌雍固也乃季氏是宗卿亦當祀桓公爲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蓋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有不同也至雍詩小序則又誤註曰禘太祖之詩夫禘太祖則當頌太祖以下先公功德而祇稱文考文母於義不合考其誤則正以魯之歌雍爲祭大宗所自出而不曉宗法疑凡追所出必是不王不禘之祭遂以大禘當之是但知追所自出之斷是禘而不知所出之又不同也考喪服小記大傳原有三所自出一大禘一大宗一庶子王明列三等而從來註禮者皆不能曉且卽此雍詩而序之者以自出之誤而升後王之詩於先公僭

之者又以自出之誤而降先王之詩於後之羣公

明堂在魯地而後爲齊有此卽出王配帝所也古明堂之制原爲饗帝而設自黃帝以來唐虞夏商俱有之但饗帝必有配后稷既配天於郊而文王則配天於明堂且天子繼祖爲宗必有宗祀而周制以文王當之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者是宗祖之祭周頌我將詩小序所云祀文王於明堂則配帝之祭也特魯本侯國諸侯不敢祖天子則祖文宗武非魯宜有而獨文王以出王之故大宗之國不祖而宗因特立周廟在祖廟之外而又以文當配帝特設明堂爲出王配帝之所蓋天子二郊既祭昊天上帝而於明堂則兼及五帝原是殺禮故明堂九室祇以中央太室與東西南北之太廟合名五室而祀方明於其中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六十六 毛檢討四書賸言 四

方明者上玄下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一木主也故天子祖文王於明堂而魯則得以大宗宗之天子以歲祭饗上帝於明堂而魯亦得以四時迎氣五方饗帝十二月聽朔降及之蓋周郊在二至而魯郊祇在孟春所穀季秋報享鎬京明堂並祀文武而泰山明堂則祇祀文王孝經所稱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者專指此泰山明堂而言也

夫子爲衛君不知如何爲法據公羊傳衛輒之立受命靈公古立國典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輒之拒贖遵王父命也可爲也據左傳則衛靈齊景魯定同盟伐晉而晉乘衛靈初死用陽貨計挾蒯賁以伐衛喪則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蒯

曠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况晉爲齊魯衛三國所共仇衛雖欲平齊魯安得而平之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有不以拒晉爲能事者此又可爲也據此二義而夫子在衛原有似乎爲衛君者然但爲其拒晉不爲其拒父也何以見其爲拒晉觀夫子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賁于戚又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爲晉伐衛而齊衛拒之並不及衛君此爲其拒晉也何以知不爲拒父夷齊兄弟尙求仁而謂父可與抗乎此不爲拒父也然則爲公軫者可以知所自處矣若公羊之說則軫并不受祖命靈命子郢未嘗命公軫夫子爲衛君全不在此

禹之聲章遠宗曰孟子文多微詞于此則微詞中又斬斬截截

皇清經解

卷百六

毛檢討四書臚言

五

急柱其口而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關禹之追蠡不關考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齧不關馬力並不及塗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者追蠡也追蠡爲考擊所致得毋門軌之齧是馬力與只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也

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駮也去四言兩已不可解况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此是何意及觀趙岐註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國馬行關公馬稱賦爲証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遂賦兵塗載

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爲總畜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列傳然隋秘書監王劭謂人是衍字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七篇名軻子思弟子則似親受業子思者卽趙岐註亦然王草堂謂史記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然考春秋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矣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四年之間乃三遷志及孟子所載則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遠焉能受業乎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卽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思年六十二者或皇清經解卷百六十一毛檢討四書廢言

六

是八十二之誤亦未可知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游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又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卽位之年距魯繆卽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卽梁惠卒年距魯繆卒年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左傳趙叟註尊老之稱曲禮六十曰老

陳自會佈曰右經文是經經註是傳皆是兩書無有分割一書

作經傳者如易經有易傳周氏傳京房傳是也書經有書傳伏生大傳是也詩經有詩傳毛傳韓嬰傳是也春秋經有春秋傳

三傳是也周官經有周官傳李氏獻周官傳四篇是也自仲長
統不曉傳是註因有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

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按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曰豫州其山
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與爾雅五山河南華河

西嶽並同

地理志併
縣有吳嶽

皇清經解卷一百八十六終

嘉應生員邱翀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八十六

毛檢討四書臚言

七

